

热历史

古代奥林匹克的故事



古事汇

游泳健将文天祥

□郑学富



游泳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,《诗经·邶风·谷风》中就有“就其深矣,方之舟之。就其浅矣,泳之游之”的记载,游泳一词就出自于此。可见,在距今3000多年前的周代就有了游泳运动。

游泳运动的出现与劳动和生活环境有关。《庄子》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:一天,孔子和他的学生在吕梁看到一道瀑布从30仞(约合54米)的高处飞流而下,水流湍急,就是鱼鳖也不敢在此停留,可是居然有一个汉子在潭中自由自在地游泳,然后轻松地跳上岸来,披散着头发,大声地唱着歌。这个人告诉孔子,他游泳的窍门就在于掌握了水流的规律,因此,即使在激流中也可以轻松地自如地游泳。

由于游泳技能有着广泛的用途,游泳由生活生产、军事需要发展成为一项体育活动。汉代古籍《淮南子》中已有了关于游泳姿势的记载:“游者以足厥(蹬),以手桡(划)。”汉魏时已有端午节举行游泳比赛的习俗。唐宋时,每年端午节在钱塘江举行规模很大的游泳比赛。唐代有一个身手不凡的游泳兼跳水家曹赞,他能在百尺高的木桩上跳入水中,然后,在水面上正襟危坐,悠然自得,犹如坐在席子上一样,令人称奇不已。

然而,能评上游泳健将的还是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,他不仅精于象棋,还善于游泳。文天祥的高妙之处,在游泳时不局限于一些游泳技巧,跳水难度的表演,而是在江河之上谈笑风生,对弈夺将。每到暑天,他都约上“象棋九段高手”周子善,来到溪中游泳,并“于水面以意以枰,行弈决胜负,愈愈乐,忘日早暮”。文天祥和周子善在清流之中,沉浮出没,翻转回旋,用水面作棋盘,全凭意象,下起了盲棋。楚河汉界,跳马走车,架炮拱卒,厮杀起来。两人在水中越战越勇,不分胜负,竟然到了忘我的境地。

一边游泳,一边对弈,真是令人叹为观止。即使后来文天祥抗元入狱,也是从容不迫,视死如归,且仍乐于对弈,只是无水而已。《羊城晚报》

李白领衔“景点带货”

□何殊我



中国历史上的绝大部分时间,老百姓是不能自由流动的。能够游走四方的,除了最终到梁山的好汉们,就是文人为多了。文人能够行走天下,有的是施展智慧调和局势,如黄宗羲,有的是游山玩水来解闷或者四处交游获取出头之日的,这类人可就多了去了。

游山玩水的文人多了,各地的景点才有了成为人文景观的机会。如果说苏轼是各地的美食挖掘机,李白就称得上是旅游景点的最牛形象大使了。李白一生,除了做翰林侍奉玄宗的两三年,其余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路上。所经历过的地方基本上都被他写到了诗里面,真可谓引人入胜。太白修道,遍访名山大川,曾五次到庐山,先后为这座名山写下了十四首诗篇,“庐山秀出南斗傍,屏风九叠云锦张”“日照香炉生紫烟”,庐山在李白的笔下,才具备了震撼古今的气质,引得唐代以后的一众大佬竞相折腰。

庐山之外,黄鹤楼也是一个文人们爱去的打卡圣地。但是要带带货,还得是李白最厉害。李白去过黄鹤楼三次,前后写了五首诗,“故人西辞黄鹤楼,烟花三月下扬州”耳熟能详,“黄鹤楼中吹玉笛,江城五月落梅花”则知者寥寥,还有“黄鹤高楼已捶碎,黄鹤仙人无所依”。最为带货的一次要说到李白与崔颢的斗气,话说李白准备题诗的时候,看到崔颢那首千古绝唱“日暮乡关何处是?烟波江上使人愁”,不由得大为气馁,赌气说了一句“眼前有景道不得,崔颢题诗在上头”,上头不光指的是写诗的位置,还指的是题诗的审美价值高出自己要写的内容。这一句感叹,既点出了黄鹤楼的风光之胜,也带有奖掖后进的赞赏之意。可以说是同时推了景点和诗文,不然要是李白气恼一下,给崔颢把诗擦了也就那么回事了。《北京日报》

□罗彤

回顾人类运动发展史,我们发现,人类自古便有喜爱玩耍的特性,古代各国也都曾有过多对游戏的记载。古希腊人通过将单纯的游戏发展成为运动,以全民参与的形式,将人类之间的斗争意识转化为竞争精神,用更高、更快、更强的理念,来体验和超越身体与精神的极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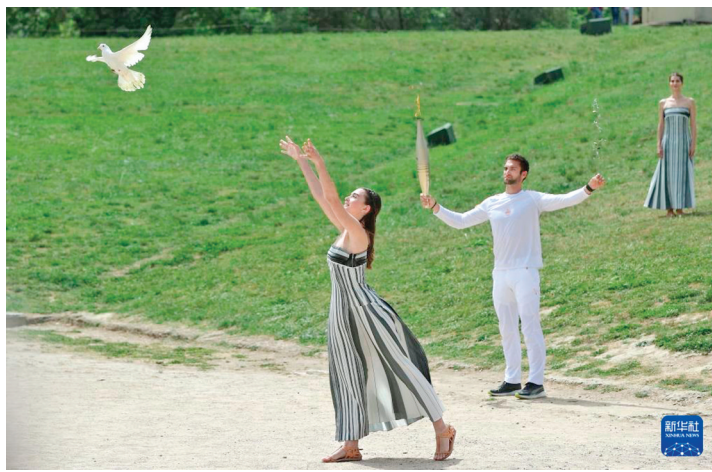
古希腊奥林匹亚的运动会已具备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雏形

据说远在公元前11世纪,古希腊便出现了定期举办的运动会。不过那时的运动会大都是地区性的,并且只有赛跑一种项目。公元前8世纪,奥林匹亚地区的运动会发展至鼎盛,逐渐形成包括希腊许多其他城邦,以及小亚细亚等诸多地区共同参加的体育盛事。当时的运动会被誉为“献给奥林波斯的宙斯的运动会”,以表示对神话传说中主神宙斯的崇拜。运动会每4年举办一次,第一次有记载的赛事发生于公元前776年,这便是我们今天熟知的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。

最初,运动会只举行一天,公元前472年举办的第七十七届运动会延长至5天。第一天清晨,人们在“迎宾馆”举行开幕仪式。随后,运动员、教练员、年轻运动员的父亲或兄长宣誓遵守比赛规则。宣誓完毕,运动员及裁判员走过通向体育场的甬道,接受来自地母神德米特拉女祭司的祝福。

第二天上午举行赛马和战车比赛,下午是五项全能比赛,晚间还要举行纪念佩洛普斯的活动,因为人们认为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起源与他有着直接的关系。第三天是运动会最重要的一天。这一天,首先举行祭祀宙斯的活动,人们在祭坛前为他献上100头牛,随后进行盛大的游行。下午则是赛跑、长跑、往返跑等赛事。体育场内跑道的长度为192.27米,即一个“斯达德”。据说这是根据大力士赫拉克勒斯的脚长而定,相传他的双脚巨大无比且跑步如飞,人们便将他脚长的600倍定为一个“斯达德”,作为跑步比赛的基本单位。如今,希腊文和欧洲许多其他语言仍在使用这一词汇,意为“体育场”(Studio)。

第四天举行摔跤、拳击等力量型比赛,第五天就要举行颁奖仪式了。胜利者佩戴橄榄枝花冠,人们在宴会上欢唱赞歌,时常庆祝到第二天清晨。当时,奥林匹亚的运动会是全希腊最为盛大的运动盛事,来自各地的优秀运动员无不以参赛为荣,而获得比赛胜利,则是一个运动员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。



在希腊古奥林匹亚遗址,扮演女祭司的演员放飞鸽子。新华社记者 赵丁喆 作

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以法规严格闻名于世,谁若违反运动会章程或规则,比如贿赂裁判等,将受到严厉惩罚。奥林匹亚遗址内有一处名为“达奈斯”的区域,曾立有16座宙斯铜像,由违反奥运会规则的人敬献。每个雕像底座都刻有违反者的名字,以示惩罚,警示后人。运动会不但对参赛者有严厉的规则,哪怕对观众也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。例如,在观看比赛时,出于对神的尊敬,无论天气状况如何,观众都不允许带帽子,骄阳之下,很多老人都曾因高温而晕倒。

此外,为保持体育事业的圣洁,希腊城邦间达成协议:在比赛期间,各个城邦停止一切战争。协议一旦生效,各方均无条件接受。在举行运动会前后的数月训练期和比赛期中,古希腊人果真将浑身血气自战场转移到赛场,竞创佳绩。公元前420年,斯巴达人由于破坏了“神圣停战协议”而受到重金处罚,并被拒绝参与奥运会赛事。

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彰显崇尚平等、竞争的古希腊精神

古奥林匹亚遗址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西侧,距离雅典约190公里,隶属希腊伊利亚省。如今的奥林匹亚小镇面积不大,却很精巧,半小时便可逛完。古奥林匹亚遗址位于小镇以东,若要抵达遗址,需经过一座小桥。桥上,克拉德奥斯河水缓缓流淌,沿河而行,来到克拉德奥斯河与阿尔菲奥斯河交汇处的一块冲积平原——“阿尔提斯圣地”。这片土地上生长着各种常青植物,松树、橄榄树、梧桐树郁郁葱葱,人们因而也将其称为“阿尔提斯圣林”。

阿尔提斯圣地是一处建有众多神殿祭坛的建筑群,宙斯神庙、赫拉神庙、母神庙、体育场、竞技场、回音廊,以及古希腊著名雕刻家菲迪亚斯的工作室等皆聚集于此。整个建筑群气势宏大,场面壮观。鸟瞰整个遗址区,绿树环绕,克拉德奥斯河如一条玉带从西边流过,遗址群中耸立的大理石如块块白色美玉,讲述着历史和历史中有趣的故事。

有关古代奥运会起源的传说很多,其中最有名的是佩洛普斯的故事。国王俄诺马尔的女儿年轻美丽,引来众多城邦王子的热烈追求。但神谕提醒国王,他的女婿将夺走王位,国王因此百般限制求婚者,要求必须与他比武赛车,赢了方可成婚,否则便死在他手中。然而,俄诺马尔拥有战神阿瑞斯赠送的无敌飞马和马鞍,无人能敌,已有12位青年为此断送生命。

佩洛普斯是宙斯后代,拥有天神的血脉、英武的身躯和灵敏的头脑。他买通国王的马夫,在赛车上动了手脚。比武之日,国王纵有神马相助,也难敌战车出了问题。佩洛普斯杀死了残暴的老国王,赢得了公主。大英雄赫拉克勒斯为向新人表示祝贺,举行了盛大的体育和田径比赛,从而开创奥林匹克运动盛会。在奥林匹亚遗址内宙斯神庙东侧的三角楣上,就雕刻有这段神话故事。

神话当然只是神话,回溯历史,古希腊人的确是世界上对体育表现出由衷热爱的民族。对他们而言,体育已不仅仅是健身锻炼,而是身份的象征。古希腊贵族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便是竞赛,这在荷马时代就已表现出来。运动,是古希腊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这种崇尚平等、崇尚竞争的精神,不仅锻炼了古希腊人的体魄,也陶冶了他们的情操,在对极限的挑战中,平凡的人也能获得与天神媲美的伟大瞬间。

《人民日报》

生活史

宋代户口簿也分城市与农村

□许海龙

坊郭户户籍与乡村户户籍,好像两条平行的脉络,贯穿了宋朝的城乡大地。城市的喧嚣与农村的宁静,在这户籍的划分中找到了各自的定位。

想象一下,在繁华的城市街巷中,坊郭客户们忙碌地穿梭着。那些小商贩们,挑着担子,摇着铃铛,大声吆喝着他们的商品,他们的脸上或许带着几分疲惫,但眼中却闪烁着

着对生活的希望。手工业雇工们在作坊里挥洒着汗水,帮佣们则在大户人家中忙碌着,他们如同城市跳动的音符,谱写着生活的乐章。而在广袤的乡村,乡村客户们在田地辛勤劳作,他们是田地雇工、佃农,他们的身影在阳光下被拉得很长很长,仿佛与土地融为一体。

宋代的户籍划分细致入微,城市主户的十等划分与农村主户的五等划分,犹如层层叠叠的梯田,展示着社会的丰富层次。“富者有弥望之

田,贫者无立锥之地”,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中的这句记载,恰如其分地描绘了宋代社会的财富差异。而户籍的划分依据变为财产,更是时代的烙印。在这个商业发达的宋朝,财富如潮水般涌动,改变着人们的生活轨迹。正如《梦溪笔谈》中所描述的那样:“世间贸易咸有,而商者尤众。”商业的蓬勃发展,让财富的流转变得更加频繁,也让户籍制度随之发生了深刻的变革。

《甘肃工人报》